#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 記

### 堂宇記四

#### 佚老堂十景記　　尚書黃公

佚老天也世之老者其識無所悟其精無所寄閑居靜坐四體不勤往往無聊之心生而復且從其志而已志於利者則苟得勞之志於名者則僞行勞之志於長生不死者則凡可以圖生者勞之悲夫去根遠矣復競其華而輔其實大本弗屢遂敗其根則若將焉槁壤其安所歸哉是謂兩喪魏君爲佚老堂翼之以十景于堂之奥爲書室于室之右爲琴閣于閣之東爲松軒于軒之北爲竹塢于塢之西爲月庭于庭之南爲風廂于廂之外有山謂之屏山山之下有泉謂之盃沼沼之傍有廊謂之吟廊廊之隅有榻謂之醉榻以書抵予曰有是十景以示佚之有所寓焉耳予謂魏君能寓其佚已賢於世之老者矣然而所以

實其佚者予知之乎人之心適理而樂生得趣而憂解夫苟有能以書觀理以琴求趣而徒表舒勾抹區區韻指之間終日不釋則琴書之情戕矣是豈能寄吾佚乎役思于書畫意于絃其樂不能無故予姑舍是出封松竹山泉之間風月之地更新以適焉松以堅則不可乘虛則不可累故壽於他木予特愛其蒼虯伸騰碧玉森列風月之中玉質馱雲墜肩隨地幽人高士倚其餘而踐其影神色聳然其絕塵拔俗之態歟非予之所寓也風吾氣也有無之中去復不停觀其起發于幽谷披拂于寒林而後泛濫于戶牖疏而行之則過之也微拂吾肩解吾酲而志吾倦情爽御之而往可登太虛而遊六合也觸之則鳴觸之則攻或抉或揚逝當其衝使人閑結而不解然而我將遺吾觔骸而拘吾一則是氣與風同歸于太虛焉非為吾利害也哉月吾性也水以清得之以濁喪之天以霽得之以陰喪之然而月也無得亦喪自水取之自人觀之而已西方既外予坐庭下而得

得之莫不仰霽俯清惟恐濁體之喪吾月也然而月之在人心
久矣而子獨不恐心之爲身害乎山若仁也水若智也山之狀
如拜是天遺子以所依邪瀰之狀如盆是天誘子以所容邪觀
山而思仁仁不足以依則弱觀水而思智用智而無所容則亂
吾之堅子豈特識業之峯清冷之泉能適其情者邪子勉哉佚
歸是八者之理而寓揭然而閑適之中豈能査言以發其理哉
則子堂步吟廊八者之理感觸而獻吾前乘之以危韻發之以
中聲數言得意一笑破顏南北其倡和鳴盈軸子之吟若是乎
雖然八者之理佚之所寓不使佚遊而樂荒佚逕而流蕩如斯
而已矣以理自賢以言自著豈老者之務哉宜務合理而會道
去言而趣默遂遯本根而後已則子當登醉榻始舉而和弗舉
而酣三舉而醺四舉而頭擊緣一熄然後遺我於渾沌不知老
之寓于形佚之寓于理豈復知有八者之靈吾堂哉子之辭若
是乎是未可知者也夫子未果知其爲人然而猶文以讚之不

亦過乎壬戌之冬魏君爲從老堂即予乞詩于延平予方治行而東未暇作也挐舟相隨泝流而上凡月餘日然後得予詩于建溪後年刻詩于石走僕數千里獻予于都下復求予言十景予曰魏君眞好善者也夫人閑居歲晚無原壤之侯則与其子孫從事於宴樂苟盡其年豈復有志於是哉是必有所見者故予惜其所寓不如是也反役於是終無所聞則是十景何益於子哉故又爲之書

## 眉州醴泉寺善慶堂記

净德先生

士君子少而從政老而謝事去軒冕之勞就林泉之佚康寧壽考泰然自得其始終進退之際固巳取髙於人矣至于子孫皆能有立從而光大之則尤可髙也吾鄉祕書監程公踐歷寄任凡四十年風迹凛凛德惠在民及其老也得請而歸髙堂廣廈足以奉起居之安芳亭茂樹足以遂吟賞之樂安車輕蓋足以便游從之趣道衣野服足以資蕭散之味凡塵埃網羅深可厭

惡之事無一毫輒累其懷賓客到門則置酒高會劇飲大歡少壯時往往日暮夜闌入欲其去有子五人而官者四其三人則又以才能見用而仕亦顯矣此退休之美紹續之隆皆足謂也非獨此而已抑有可紀者焉公嘗念仲弟泳之亡而撫起未及乃以一子息及其猶子所以公之幼子尚未仕而泳之之子已為丞於大理則昆弟義好之篤與古無愧宜其見愛於鄉黨而推尊之也郡城之西曰醴泉寺者公之先世葬其側歲時上冢必止息焉榱桷蕪蕩前棟宇敝陋公出力而完之僧紹良德公之深乃建新堂繪公之像及諸子之仕者凡六人而尊奉之且推本公之祖考以承積累深厚之所致而謂之善慶尚虛西壁以俟後世稱氏之族信盛矣哉昔人盖有父子皆至公卿兄弟同時為二千石則前史錄以為嘉事後世藉以為美談考古揆今良可尚矣公官三品年八十古之鄉老也斯堂之成必飲酒以落之子孫列侍於旁鄉人愛公而來賀者或以爵或

以齒序位於前起而執觴再拜而爲壽賓主相與尊卑相交樂
作於庭酒行而歌舞者有得盡其樂少者不敢忘其恭一席之
間有從容而無情慢於此觀界亦鄉飲之遺風故陶同郡人也
想公之落成而不得措拜賓客之末酌以獻公退而從杖者以出
安能無慊於心哉得書其事不敢辭也元豐元年十月朔日

黎州衆政堂記　　楊祐夫

沉黎治西南與雅威戎並肆郎度府爲邊州循雅賦衆獵獸將
而實之不勝若威戎羽出黎下遠貝於其地皆控要害南界雲南
西障吐蕃故州雖小選任嘗以才吏崇寧四年狂侯由嘗慎領
州事始到究邪撤蠲械杖通關市堅約束繼數何時內外嶄新
就次州以聽事於是因餘日謝守居東廡西北隅爲堂一楹既
又取詩慈祥以戒語以求威名之曰吾非規游觀也將以會賓
佐鄉兵僚於此焉耳夫賓吏非求而則取之難也既來而概從
之實難矣天下幸無事四夷賓服無爲蠻寇之警處此者得無愧哉

珍諸奇怪物寘下吏方發挺抉指呼其前埶徑而法劫之時有侵食恣所乾沒要歆語意今吾以秉此人初不相聞謂復讐乃通正復紛訴猶不即聽尚能與之上下究切其情乎彼貪墨殘酷固不足以辨此而吏繫從鞭又往往借以生事是以撫循之難吾日勉焉而不敢置此堂所以名也其貴者焉次沒齒之論書曰刻鵠不成尚類鶩畫虎不成反類狗吾常刻諸謂爲要言嗟乎放何鄉不得猶爲采執吏放其隙不得則爲吏人吾可无惕耶聞者咸以疾言爲然疾淮人也名其字无逸与兩出座同父兄多以才能名天下而疾尤廉利英發豪邁爲人所臨輒摒最及是乃鳴哉抑趣和平其名堂又知出古人意皆可爲義堂法不可以无刻也於是其僚相与告於疾請刻以發其將疾方乞宮祠未報可六

## 安老堂記

濟南先生

甚哉老之難安也方少之時陰陽役之血氣使之心熾熱其欲

而迷於直趨利幻其前而悞其後未易能安之者且甚矣鄙視
向日之為宦者盈而久安然貧夫鄙人佐老景之臣乎今盈日
之在昔慨前志之未充寧肯舍之匪良方日苦求無厭務得患
失奚足愉窮暮之生汲汲為子孫之計即義日甚肆亡太甚貪
於嘗者則曰吾未矣講道貨財較廉義之術始詳矣未忍舍也擅
兼并而且阡陌巧者航以絕山海網羅物貨而無餘藏匿窖窮而
或遺業其於錙銖之間尤深以錙銖之末負義於道路轉徙於
盡趨貧夫徇當死而後止貪於貴者則曰吾老矣始知遇貴名
吾之術始明矣未忍止也履公門而躡蹤躡足而投回衙第
力強故陰頂謁是親且職愈隆而意愈切祿愈豐而求愈深
故位愈重而勢愈盛年愈高而德愈薄貪夫徇貨死而後止然則
日暮途遠而倒行偏大鐘鳴而未已類皆貪夫而富貴有以累
之也故曰甚哉老之難安也居士新作西堂以安老為名然吾
士之安非唯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郭外之田足以給饘粥耶

内之圃足以給蔬茹而未嘗求羨裘葛足以資其伏臘祿食足以備婚嫁而未嘗求豐居士曰富不可妄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居士以文學知名於時聲聞詞場屢荐為禮部乙選遂擢上第者名公巨卿爭欲出已門下一唯諾足以得薦擢而恥於附合乎生故人多在相輔一舉手可以登臺省而恥於自售居士曰貴不可妄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故雖起家為郡於朝有晏容之高風端居士恬然謝有淵明之勁節或曰嵩少暨隈山水佳秀江列左右築室嵩下足以專天下之雄觀柰何跼蹐於里閭之間哉居士曰吾求安者也舍易就難舍近就遠則內勞吾心內勞吾形但見其勞而不知其樂不獲其安而先損吾之和矣此先人之故廬也即而新大之吾心猶歆然吾行年六十有二人間富貴不可妄求從吾所好行將挂冠懸車奉身以退歸老此堂志已遂矣人生七十雖居是堂以安吾老知復幾何 時哉則居士之所養可知故曰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

夫安之爲樂也之人未嘗知之及於病然後悔而求安及於勞然後倦而求安及於危然後懼而求安則向日求安之心皆安未有能安其安者故老而能安已可尚矣非惟老而後安乃毋以安老爲心非達觀勇退無妄君子不能也故曰居士之所養可知矣元祐三年八月初三日太華李薦記

## 寶籍堂記

濟南先生

元龜象齒大貝南金世以爲寶是爲難得之貨天球河圖和弓垂矢世以爲寶是爲希代之珍然連城之璧開秦趙之隙照乘之珠召齊魏之難文仲以居蔡獲譏虞叔以懷玉賈害皮君子之寶寶乎可貴之道夫傳道以文六藝之書百氏之學歷世之史諸儒之作輯以簡編著之載籍天人之奧此其蘊也其緼可索也理義之場此其言也其言可求也治亂之端此其迹也其迹可視也言行之實此其物也觀其文以味其言得其言以原其道精微要妙藏於一身而無餘周於萬物而不足充之可榮

於天地萬物之可至於聖人據粹緒餘者其實足以潤身美其華足以成藝文大焉以之潤色鴻烈小焉以之淑飾吏事奚在藝之韞櫝觀之學握然後謂之寶哉

## 思白堂記

後山居士

元豐四年余遊吳過秀見林侯侯家于蘇而宦學于杭能道其江湖山林之美遊覽之樂而甚愛思白堂也是歲八月就舍錢塘問思白之堂而往觀焉臨湖而望西山擅觀出焉淵深而林茂魚鳥樂焉江海山澤林廬之氣相錯風林水聲鳥獸之声相亂而雨暘寒暑晝夜之变不齊也慨然懷感吾人之風聲而自樂一時之得意宜侯之甚愛而不忘也而耆老豪傑文學之士請載之石以移其賜余未有以辭也湖之東洲保寧之寺故唐刺史白公居易燕遊之所也近時律師某治其後堂而請于侯於是名之以致其思又大書之以表其處而思白之號聞於吳中矣前世將居之主有傳於後者多矣獨有意於白公何耶進

則效其用退則存其身仁以成政文以成言此公之行而侯與士大夫之所思也公爲刺史知民之窮於水也築塘浚井其利至今豈特士大夫之思哉夫怨其所惡思其所好人之所同也以德言民以功利其所異也而吏無全能故上下之論不一若公則思者衆矣士之爲善誠無事於言而行然其身功盡於事必待言而後傳則又不可已也公言見于書行見于史故今有以思之也言之不亡而記之所以作也林侯嘗以集賢校理通判秀州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文學行治略與公等後之人又將思之甚哉予明年而余北歸又明年而爲之記不知亦又使人思之如而侯否

## 照碧堂記

濟北先生

去郡而東瀕流于吳皆粢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出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闤闠人民之庶百貨斉午以觀也川則浩瀚亦都也而通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高寬閑之土

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觀於其所已厭而欲得於其所未足耶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借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不休而暫適則人意物境未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為勝也宋為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別府為南都而雙門直別宮故經衢之左為留守廨面城背市前無所睚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圮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旌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為錢七千緡公奉己約亦不以是侈廚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恢然如跳出埃上而民不知可以放懷高蹈窮目而皆適其南汴渠抱魏迄楚長堤逶迤靡蘙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

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爲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
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
配乞救於賀蘭之途也而獨果故兆復道屬之平臺三千里者
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次磨者易湮而
勲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
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泫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
意若退翳大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嫵湖光瀰漫飛射堂棟長
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盡儛
客顧而嬉僴然而不能去蓋不獨通都來者以爲勝槩長淮楚
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相羊而喜矣夫
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之頃爲之易意樂未已
也哀又從之故昇公美眾者而隋以雪湖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
心悴然皆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大息峴山
之巔祜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衆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

起廢而史公爲大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闕相與增斯葺而補之[illegible]之而已公再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爲補之章謂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爲不茍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爲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貽與番之賢於此乎未辯西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賢之上也公名夔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已爲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爲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邦不以自大而以自待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戊戌記

## 讀書堂記

木鴈先生

古之文字未傾悉也禝契皋夔之生典謨尚出其身後豈有書可以誦習哉而禝契皋夔卒爲萬世師孔子時書浸浸多矣然詩書易春秋皆待孔子而後成禮樂則

徒有其說而已是三千之徒其見六經蓋或未完也而
孔門高第顏有王佐之才其下爲將爲相者咸著績業
其退而不仕者亦淡然適於性命之情自諸子九流紛
紛於後世書至汗牛充宇而潁門立黨口授筆傳不勝
其多學者以博覽爲賢六經傳注以至百氏世傳之史
旣以漁獵之矣曰未也下至卜祝醫占之術釋老之教
無乎不閱然而人材愈陋事功不躋莫敢躋于古人則
讀書之害不讓未可議夫損益也今夫閭閻之人初不
能佔畢而諷急就及激於義理則出辭制行往往萬卷
五車學士佃侶嘆息不暇豈道德之運在神潛而心得
誠不止於簡册間歟予友房少猷年少雋令獨往守土
不爲瑣瑣計頗眷杜門揖古人而與語方新其所居之
北築堂焉名曰讀書謁予文記之予謂書不可不讀苟
不得其所以讀則不如不讀之愈也君今倘祥乎文囿

擴廓乎聖涯汎觀詳說志氣日益盛可以至矣而猶
笑於高人以謂君之所能者書耳中有物焉伏羲之所
不能畫蒼頡之所不能制君嘗試權卷舒然以思適所
得者果何等耶則效堂之成毀君或未自保也雖然申
轉繼而後即叙之妙自規矩而後造匠之巧竅藏典訓
以示家法因度越漸券契崇碩將者千百倍矣蓋不可
不陳者如如是焉可也必拘拘然不徹於象數之外茲
堂也不幾於書肆乎一旦有輪人過君堂下其將何辭以對

## 積善堂記

濟北先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孔子贊易之言也而晁氏得以名其堂何
邪惟宋八世增隆而治洽皇帝以聖孝厭古烈考亦以教民孝
詔歲丁亥為大觀元年因大赦天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
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是故潭州簽書判官晁公諱
仲康之母夫人黄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與其兄仲謀

書而議以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爲漳州請漳州雖波敕令初不畀往者於是丞相以爲可而上之制曰黃氏𥡴仁積善享有耄齡可壽光縣太君其子榮君之錫而慶其親之宜斯榮也以少牢告祢廟且告漳州又告其祖如祢廟禮又周示其族人鄉黨作堂以奉夫人而名之曰積善退飲酒相知其爲歌詩以歎訓詞以昭天人之淑慎以慰其心而介其頤謂補之曰吾君盛德在書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其賚及我家爾頃爲春官屬列太史氏此國之昭典盛事家之餘慶爾職書之補之曰諾禮祝則名君爲神厭也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爲尊厭也自夫人言之皆子而下若載事法皆名昔晉欒書實鍼之父鍼爲右書以將越載君鍼曰書退鍼名父不悖禮猶在春秋之列非車上僕之類請以諭不知者而後書惟晁氏自漢大夫以忠戮七國之禍卒而檄之以安劉氏劉氏無遺禍享國四百年而大夫不終漢祚以身膏東市奉祀無聞焉又千有一百餘年而文

元公起家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蓋其於天爵實兄弟三人伯淵
部侍郎補之高祖也叔吏部尚書夫人舅也皆中科甲第蔡蹇
而愛人用鍾其愛六世子孫男女媍婦至口五百而夫人爲子
婦今存屬最尊又獨享是壽禄康寧悅豫晁氏之積善皆歸焉
抑晁氏自文莊公秉政勳業在王室逮今六十餘年而仕益微
似不可振而夫人之仁善於是獨報將其子誠孝幹毋之蠱神
實祐之亦夫人少囏約晚迺儲此如訓詞旨蓋六世口五百未
有及者雖來者未可知抑鮮矣豈造物者報其人雖如易詩積
善必有餘慶而享斯報者亦必如夫人淑慎身所自發有以致
之耶然晁氏爲善者亦多矣或不享又何也不然吾宗之餘慶
以蹟且復起將自夫人啓之夫人既屬尊歲時集曾子孫族人
盡鄉鴈行官學者冠者提者抱者少長咸在而倩之迺於夫人
爲族曾孫年五十五矣獨素髮垂領搢笏跪起以壽夫人於群
從之後蓋世之人見曾孫尚多有如如夫人見曾孫數十其長

者已白首又自有孫在昔良少於是具載不求以為世積善者之勸云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二十八

記

## 堂宇記五

### 迎薰堂記　　馬學士子才

元祐二年春三月爲予與二三子客於程氏堂程氏觴客酒半酣道古今治亂成敗事慘戚不樂有風生於簷戶間飄人襟裾已而入肌骨蕩滌腸胃胸中之感拂不平者不覺散失起視万物欣欣熙熙如春臺之人有喜悅色万竅起音如歌詠太平之聲長枝柔條娜娜如翟羽庭佾舞蹈盛德客曰異哉是風何氣也焉予曰噫嘻此南風也遼乎邈哉曠數百千歲有時乎一來今其時乎吾試爲客歷古以數幾年幾何時乃一來今我來矣吾聞舜彈五絃之上微動帝指拂拂而起被動植鳥獸魚鼈咸若湯之時吹雲橫霓霈作霖雨掃滌入數之孽而吾民復蘇文武成康酣和熹周飄然自阿歌又路鼙使天地

相考安樂福祿漢孝文時吾民阜財國亦富貴大倉中都之朽敗者不可勝計唐太宗正觀之間與三代同其和年穀屢登行旅不糧外户不閉斷獄希少幾至刑措不受天命驅逐群陰聖子神孫保養休息吾商間數十世聖人必興是風必來若合符契禍災愁恨之氣亡以滅息而生氤氳盎殊五百餘歲至於湯湯五百餘年至于周周九百餘歲至于漢漢八百餘歲至于唐唐三百餘歲至于宋自宋迄今二千三百餘歲矣是風也凡六來非此六時其風中人狀直悽悽着物顏色零落頓顇吾與客今日之所遇何如哉發其辛賦咨於是名其堂曰迎薰而爲予記之

## 芝堂記

斜川先生

芝爲瑞草尚矣以其兆和氣而生非封植而成陰陽不得孚其功明露無所施其力不藉天不牙乃華乃藥莫其大群草木莫其可貴也古之君子蓋嘗有感於斯曰采三秀於山間非有道之士

孰可以況此神仙服餌五芝為長年不死之藥漢以齊房九芝
薦於郊廟是以瑞名之也哉吾鄉有布衣楊鈞字舜家世以好書
聞於鄉里為謙肆以自給不取贏餘貧者賴之以生不可勝計
有子曰會亦以孝謹稱葬親之三年事死如生朝夕必臨時物
必薦家事必告芝生其墓或採以獻鄉人驚異之曰此楊氏父
子為善之報彼愚夫知其祥也而異之亟往觀其處祝之使復
生已而果然未幾僮僕人取以獻衆大嗟惜意其不復出矣不
逾月芝之生如故鄉人然後知楊氏父子行必有稽於神明何其
響應明渝而迪吉者亘二也或曰為善者必有報造物者既知之
矣胡不大其門而昌其身而獨錫之以芝也莪不可以衣食不
可以食余曰不然天人之際必謹詩然表楊氏之德出於一鄉
一鄉之人有懲惡勸善者自鄉黨以及州閭推而至於四方相
勉為楊氏子而恥其不及其為瑞也豈矣故子皇為成寧而成
人薦其兄頡谷封人食舍肉而莊公施其母詩所謂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豈不諄諄然命之乎楊氏築堂以旌之且屬里人蘇某記其事將刻石以告來者故樂爲書之宣和庚子十二月二十五日

## 惜陰堂記 爲蔣子興藻作　澗上丈人

聖人之於道既已闢其源跡其流要其歸以待天下之至天下之人共尊仰崇奉而莫敢嚮於必至焉者何哉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由是觀之道豈遠人乎哉至於孔子之弟子其最賢者顏子顏子之於聖人之道也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蓋亦苦其卓也孔子亦曰道之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彼聖與賢猶以爲若是道果近人乎哉烏乎其亦難至矣哉余譬道之在人猶金之礦乎石水之滀乎源火之藏乎木而土之弗乎草其爲質固具其所成固近然人力不致則常鬱而不發故非鍛弗攻非鑿弗闢苟夫鍛之攻之鑿之闢之而不盡其力者

與不可以與其有獲致所謂遠也彼金人之於金木人之於水火人之於火土人之於稼是皆能竭其力而以與其有獲者也至於為道者則不然其致力也怠其自任也輕譬猶之楚而不期至於楚之郊而不期至於燕十步一却百步一息中道而止及門而返其至則又以為道果不可以至則亦無惑其至焉者鮮也夫人之生操不可必之期而寓於留居之年忽焉逝焉不須臾聘而老已及之矣方事之變風至雷起所以役吾身撓吾心攻吾神者甚衆乎居燕間收視聽會精神以致思慮者亦無幾時焉耳勉之猶懼其不及況非勉乎在易有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材之所異固有強有弱力之所任固有及不及其所以致力者在勉之以不息而已耳今君命燕居之室而曰惜陰吾知其志于道莫禦也猶求余之說以為之記夫以君之賢之才而又好學若此其將何詞以進亦道其所厭熟而不可忘者銘之其屋壁間其視聽之無忽

張氏安隱堂記　賢良王公

求安在於無心不能無心雖止不安求隱在於無名不能無名雖藏不隱蓋有心則思思則為物之所役有名則顯顯則為物之所迫人之生也其大擬乎天地其明並乎日月其存通乎四時可謂盛矣而卒至於畏死者累於物也万物紛紜亦各生其生也人乃以意好之好而得之以欲敗性好而失之以念困神得失皆苦何如無心万物皆歸於我吾且受之万物皆求於我吾且與之如是則是非迭作榮辱交起憂患實至何如無名且形自道而生有生則道有其寓道因形而寓有寓則形有其神然形豈能神哉適使之然也及神去氣絕而形與物俱斃形何有於我哉以是思之形固不足有矣形且不足有何用於有心心且不足有何用於有名如是則知所重矣知所重則物外矣佛之言得安隱以此哉先生嘗自作室於洛都之中號曰安隱堂其亦知所重邪吾嘗觀之久矣蹤迹雖寄塵內剛外与人無

閒而未嘗求於人於物無强而未嘗着於物貧富得喪聽其自來信其自去未嘗留意於其間優游里閭与俗上下人謂之同也不知其有所異人謂之流也不知其有所止嗟夫此其庶幾乎雖然能無心矣能無心之心乎能無名矣能無名之名乎道至於此而後備宜復以是求之

## 蜀州江原縣讀書堂記　尚方先生

江原古唐與也四逵皆平原距邑城北走百步隆然如荒丘時農畦甚蕪荆棘不秋而悲世傳杜公讀書臺蓋子美昔寓居之所也皇祐庚寅清靈趙公令江原哀公之窮感其遺迹之淪因作杜公書堂於城上既繪公像于壁復敘其事刻諸石蓋杜公之寓錦江其詩及史具存獨唐與無所表襮雖學士大夫猶疑之迹諸傳記則高適之使彭蜀自天寶末而乾元庚子從同谷入蜀則於此先依高適矣其依嚴武在上元壬寅之後也故詩有陪李司馬觀造皂江竹橋橋成承高使君自成都回邑宰王

潛新唐興客館于上元而公嘗記其事然則公之旅寓安栖寓於此理或然矣後淸憲四十有八年巨野仲素爲侯繼邑于玆陪北城甲蓮更築高堂於杜公書堂之西飛翬輪奐屹然翔于翠碧之上望大峨雪山前立旁倚雲煙氣象出没太虛如世故之無窮其下脩篁嘉木蔵蔵森楚如衣冠端士濯精光以相際揖仲素欲名之而未能因憲使察院頓公按邑而咨之公命之曰讀書堂頓公淮西先生也其好學天性不厭而論士與能亦先其所學命以讀書非特追杜公已廢之名抑居遊是堂者人得哉其實焉是名出而兩於義矣某與仲素聯邑而仕往返過之必登斯堂因屬某記其所以名夫堂之廢與迹數之可紀者雖微某孰能泯之然讀書之實姑爲仲素記其所不可記者某聞大物之外有非物之物焉散而聚肆而隱博大而至約以稽天地而得其度以觀万物而知其情人愛子而不能傳之也憂世而不能遺之也忘民而不能畀之也離本根之會攬英華

而寄悅惚焉謂之書豈乎書乎已占之蓍龜既祭之芻狗乎知
神明之所通而非所宿也故堯舜之稽古三代君臣之問學彼
塵垢而撫容光猶能安天下國家惟無丘民而施之故放人而
有百世祀者陋巷而有同禹稷者匹夫而有承三聖者若夫晉
矣而不察雖齊桓之能合諸侯一資輪扁之奴況敝屣而取禍
者哉是故楊墨讀之以賊仁義申韓讀之以破道德行儀秦李斯
讀之以亂天下非書之不可讀也特其所讀非所讀耳讀不化
雖惠子之腹絡誦之口帶之而鄉誦之而束薪邊之笥也杜之
庸也誰易其庸行哉若夫亂離失身而出言必憂國飢寒濱死
而一飯不忘君悲喜憂憤非忠義不發也文章歌詠非名教不
寓也此杜公之讀書也而世之人以其詩之該贍文之工博爲
杜公之讀書果知杜公也哉入其境父兄矜其教而慈子弟矜
其學而敬士不貴貨而庠序成人不愛情而歌頌公桑者微隱
而莊耕者發武而仁道有休石門有義漿豫槁被地牛羊散野

百里之內裕如也此仲素之讀書也而四方之士見其几席簡冊詩兼諸體爲仲素之讀書果知仲素也哉夫使天下知爲政之必讀書也知讀書在此不在彼也然則君子之正名命物渠非輔世耶元符二年六月十三日眉山張耒記

## 敘州思治堂記

王豪先生

太守李侯到州之三日與予坐西樓至于東園坐于北偏之堂上慨然念國步之艱難慶邊民之疲瘁思所以綏靖安集之方若堂不甚高廣前有脩竹一叢後據北墉之趾亦植竹數挺幽深淡泊與人意會俯視其榜曰錄堂以其名不典命予易之侯勳戚之裔世有閥閱又其出仕幾三十年嘗爲部使者按察百吏固已詳練而優爲矣而出守一州猶怵然爲戒詢訪利病而不以爲易顧堂之景物何足以玩請以思治名之志侯志焉昔曹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治齊者言人人殊獨膠西蓋公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用其言齊國以安侯聰明

才者過人者也予既名茲堂又以此言於侯而為之記侯名惇字厚之隴西元靖王崇矩之七世孫云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龍溪先生

世稱皋陶以刑事舜其後封於蓼六至春秋時其國先亡以為用刑者之戒余獨以為不然漢于公袁安郭躬皆以決獄陰功遺福子孫至取御相封侯累世孰謂皋陶明允篤誠而以刑之祀哉蓋君子常患澤不得施與施焉不處及物若持法之平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得以行其志者惟刑為然使吾聽訟如召伯折獄如季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怙焉小人懼焉雖世世獲福可也然君子亦豈先慮己禍福議人之生死哉期無愧而已矣吾友蕭適用恢疎樂易人也始吾與之游得溫厚之氣於眉睫間再上府休暇坐曹斷獄令輕重訊報奏書不以誘吏平反決讞必以其情諸隆文法者皆不恨余知以其刑受福也他日闢廨西立屋數楹列芙蓉于前為亭對峙而求記於余余以為

夫制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己飢之蓋古之君子於人無所不用其至矣今吾與子一桎梏屬於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爲之不樂者乎亦思有禁切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古之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取禍雖民死以責怒行之幾何其不挾弓自射也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君子毋爲舍福取禍必無愧於心然後樂此

## 理窟堂記　　捫滕先生

政和二年冬仙井簡某來爲閬中越四年秋作堂於縣治之東北揭之曰理窟且率子弟而詰之曰予自幼時讀昌黎先生、書頗怪其淺陋褊迫不入於道嘉嘗觀其符讀書城南與示兒之詩則曰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又曰不問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嗟乎使退之善教其子弟則曰道德於我初不得以貴賤加損而窮達外黜者也而其言乃爾何哉常人之情有夜半生

子者亟仰天而祝之曰必尒卿必尒相是教其子弟竊乎今之道以餌爵祿者也若孔門則不然其子趨而過庭曰汝學詩乎他日又過庭曰汝學礼乎初未嘗期為卿為相也未嘗教之以竊乎人之道以餌爵祿者也子貢淑觀歷世之士其勳業之隆磊斈業之淵博文章之閎傑自有天地以來未始一日无也至求其高若閒曠蕭爾然自放於天地万物之表如鄭曼容黃叔度陶淵明輩則瓊然百世而一遇焉而其高標逸韻足以洗塵囂於末流宗至味於淡泊當時公卿相尚折節事之而後世士大夫固有終身想望其高風而疑然不可企及若是數公者其身非有高爵厚祿軋天下而從焉者也而天下後世尊慕之若此何耶至道之妙固有足於吾之一身道存焉則我伸而物屈我貴而物賤在吾之至貴以臨物則天地万物其何足以勝之昔之得此道者則曰謀謨廟堂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又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夫以廟堂之尊驃騎之貴此天下之所共

蓋萬物之所不能抗者也而二子乃以匹夫之事當之則君子所以自重者果在內而不在外也子之作斯堂也蓋欲玩是理於窮愁淡泊之中自示以求讀書不欲太多為文不欲太工達事不欲甚解臨人不欲太察求官不欲太高謀生不欲太富雖王公而臧獲之不加怒笑吾而父兄之不加喜榮辱利害淡然無所經意則所重在我所輕在我死生亦大矣不得与之变則吾之心焉往而不暇以吾之有餘臨物之不足則天地一塵万物一髮而大山秋毫可以了然而兩忘之矣故草莫食罷未尋不婆娑其間南望錦屏北望盤龍想少陵之歌詠魯公之游息李太尉之所經紀既足以逍然一慨而張儀之所城子孟蜀之所守王建之所爭頭又足以感慨太息甚乎天地之妙万物之理古今之变初未始有定際也而拘滞之士乃欲以區區之身固執於其間其亦可哀也已焉乎安得不通四關之士与之共論此哉

# 万卷堂記

李忠懿公

造物之藏一闢万象叢出莫之為天地包之為宇宙照之為日星变之為風雨雷電散之為丘嶽川瀆飛走華實以至為君臣父子昆弟夫婦之品礼樂技藝之文鬼神之狀九夷八蛮之情未可遽以一二數也而吾以介然之軀處其間欲通了則耳目有所不際故老有所不傳師資友朋有所不喻莫若取經子史氏百家之説所以廣日星之所以流行風雨雷電之所以震作丘岳川瀆飛走華實之所以生化融結君臣父子昆弟夫婦之所以順適礼樂技藝之所以設張鬼神夷蛮之所以詭怪万象羅掘盡在吾方寸中然書契之作于今數千載名山所藏秘閣所聚金石所摹家壁所襲浩瑣嗺雜毫紛沙積玩之終身莫能殫究得之多則為聖賢得之少則為士君子茫然无所得則為蒙陋无知之氓夫書有功於人也如此而貧且賤者苟安世業為衣食計雖欲習而不暇幸而豊於家夫但知藏金珠貨歟

舞惟宴飲是崇惟嘔游是縱視所謂書與糞土比及蕩盡好賓歎
汙彼面噤不敢語始悔恨向之不孝也是不獨愚其身且培養
子孫昏惰淫放之慝故富貴之家不再世而流為賈販皁隸者
類有之豈不戚哉灤淵胡君秉国世儒之風度軒偉落落不凡
顧其貲可支伏臘不復覓官書暉夜燭老于文字客至則尚之
商搉古今是非成敗之理賢人隱士出處之迹闢闔鄒繹而後
已不與酌酒賦詩要不為无益也既以是自飽復欲分餉子孫
故架屋貯書万卷而求文於余以為記嗚呼賢哉夫常人万里
矣雖然歷堂靈齋秘閣山積苟資游意采汲究功徒作蠹魚餌
爾戒哉戒哉勿負吾秉國之教云秉國名玙祖正奉公執中嘗
從東坡先生游其問學源流可知也已

萬之堂記　　高隱處士

政和五年莆陽林公由秘書監出守蘄春下車之日宣布詔條
獎勸士類請增置學官大起黌舍土木規模壯甲淮楚於是學

者皆欽業在誠人人自厚明年夏不雨公親走群望甘雨隨之遂歲以大豐物有餘財人有餘力始碩亭樹將為賞觀守者之事有水閣曰涵輝者屏兩弗治撤而新之奮土築基構堂其上是歲屬縣得芝草方有二千餘本獻諸朝公欲後大其休祥而壯觀于部國因堂之成名曰万芝堂兩隅披以大屋其東則迴望城北諸山為軒曰列岫其西可以挹夫漾之風以消炎暑為軒曰清夏又明年春大作樂會僚屬以落之是日也群雨甘靈草木萌動金石間作人諧物和髦童兒齒集公左右吏白詞上公顧勿知曰吾於其堂實志邦瑞遊覽之樂与民同之是時州民林敢功亦預在會人謂之曰即舊為新增卑為崇自力而及居從曩者若此盛矣勉為我記之敢功竊謂君子所以登高賦詠極目千里豈專為般樂佚君之娛哉將由曠覽以暢神怡而氣暢則思慮秀達逍遙乎事物之外而自得焉且夫臨洪河而念疏鑿之勞登廣武而歎功名之會過原田而思稼穡之艱登墟落而

懷與羨人之常情未有不因物而感焉者此君子所以居高明而遠眺望也其有相於此者幾何人哉則登臨之勝壯麗之觀智力足以有爲亦何憚而不作昔令尹子佩請飲楚子於強臺楚子曰強臺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歸吾德薄不足以當此樂也若楚子之言則然是未知農山之遊也孔子登農山二三子從之喟然歎曰於此致思焉則無不至矣各言爾志吾將擇焉於是由也陳其勇賜也陳其辯回也陳其德夫子咸有取焉以是觀之君子之好遊殆非苟然者也今觀公之爲邦也與乎士民富之教之政成俗美然後乘財用之餘因農事之隙工徒竭作匪亟匪徐遂得登茲將以究民物之利病論政事之得失豈獨會賓客容宴豆而已哉然公方將習儀天朝顧吾邦不足以久公也成而不有實遺後人若夫衆人慨慨不足置論惟吾黨之士接武于此尚致思哉仕焉則思誠其政耕焉則思廣其志毋縱於佚樂而用強臺之言以自警庶幾乎

慶山吉志之士以云負公之為斯堂也若是記之可乎公曰無予為我書之六年正月十八日記

漪嵐堂記　高隱處士

河南吳興老為江州德化令之明年作漪嵐堂于廨舍之西以記見屬時予病未暇也未幾臨川鄒慶錫遊廬山泛九江登漪嵐之堂歸謂余曰美哉漪嵐湖山之景甚是矣不可不記而興老又繪堂之所見為圖相示余謂聞慶錫之言堂已在吾目中況圖之詳且盡耶昔余嘗遊於九江謹風色之變動循洲渚以棲息舍舟而登山行林樾之茂窮訪嵓壑之深邃而躋宫廟之巨麗凡目之所見往往爲近而遺遠覽近而忘彼求觀山水之全而不可得也若夫外堂望焉則大江氾濫乎其前而廬山峙乎其左日月出沒而太虛為之晦明雲氣聚散而山川為之舒條長洲斷岸如蟻封鶴垤則帆檣所託依而桑麻之膏腴也或派于江或匯于湖巒者如玦縈者如帶則魚鱉黿鼉之游泳而神龍

之蓄藏馮夷之宮陽侯之室也煙消山明崗岫重複則傾倚漏渠之蕩潏雄樓傑閣之基聳而仙聖之都幽人之廬也至於疾風波帷幔急雨漂机席方且賓尊俎之樂快耳目之玩而深山大澤發屋拔木毀梁斷渡与夫波濤洶涌高於車蓋飄流無歸失性命於俄頃者不知其幾何人然則堂之景物四時朝莫之殊喜懼悲歡之變指顧之間莫不咸在豈遂纖悉而末者不可盡錄會最而觀者無所逃邪宜觀昔之君子猶遲乎畎畝之守一石出而應事物之務遠近不遺而小大畢至无他焉執簡以待繁處靜以制動猶之作車室中而方行天下則在己者誠有道也初余與應老居同里閈應老處事必詳臨事必懼余謂使世固善矣而詳不若要懼不若決應老不以其言為過相去今三年而觀茲堂之設然後知應老有進於是哉應老家舊多藏書近有江南來者聞其讀書旦暮將傳書益富是將博極其處而歸其約循其流而窮其原則其術業殆未可量而以一堂[illegible]

淵老余且陋矣政和六年三月望日晉安林敦功記敬修書湯

南吳怡書額

## 惠州中和堂記　洪忠宣公

自宣室受釐之詩不作于有餘歲矣時與人相背馳而然今天子紹開中興克述孝宣而郡侯元任之治博羅復與王益州相埒乃能推聖德之中和施于有政又作堂以名之追配前人固無愧色夫爲政之道寬與猛而已二者相濟如羹之有鹽梅防民之以禮樂王褒所謂中和即夫子之忠恕子思之中庸也近世猛者以鷹鸇擊搏爲治刑人若刈草芥丁之重足以立其失也刻寬則姑息避慎視吏如子無所誰何鞭扑生塵事不一辦其失也慵惟精於吏治者不兩元任丁年以片言寤主不數歲分虎符其所蒞必有過人者積表吏員見謂若且博羅南際海東與江右接壤其時虔盜肆剽野無炊煙元任居貞陽已不鄙夷其俗既至示以中州約束凡有設施知所先後首修潮宮

以旌多士禮行鄉飲孝弟移風競緣之弊兩亡而循良近民不爲駭俗釣名之事吏知其不溷此官也相率束手奉法民亦洗心嚮化天報歲豐上下濡足山行海宿如在東阡北陌中崇陰訟簡乃撤豐湖以衍吾君好生之德一亭一榭丕變埃陋郡治之西有廢圃遂培其基建堂規恢軒豁不侈不隘役始於去秋之仲功訖於冬之季民莫有知者旣成以享賓客以合寮寀以接士民以折獄訟朝夕從事於斯上下和說州之父老雜襲來觀曰吾侯爲慈祥平易之政以字我三年矣今將去斯而羽儀天朝且名斯堂以不我忘使後之二千石循名以爲治則惠流此邦渠有已耶予謫居仁里以矣元任以書來需記其事弗敢辭其請於是乎書君乃湖山之秀風物之盛予雖老且病儻遂登斯堂尚能籍管以賦使邦人歌之

記

## 堂宇記六

### 德星堂記　　　　北宋先生

全蜀西南大都會民夥物衆素稱沃野而潼川一道右蜀之左祖宗以來皆未有以剖執政出守者上即位之明年行在方駐蹕東南顧蜀士險遠郵傳往往隔絕殆非元勲重臣先以宣德意而撫安我元元乃以右丞大資何[illegible]宇文公知府事從新命也以英偉傑特之資望而輔以名家淹通之學自弱歲已負天下重望文彩之渲爛論議之詳明操履之公忠功業之成就踐歷清顯偏儀禁塗不出國門而遂登大政以其嘉言之具於郡縣之綱條物理之精偽宜若硯為大君子之細事曾不屑屑於斯也公則不然始至潼川召十邑長吏親諭以累朝政事夫守詔旨皆以保息愛養報元元為先務各使乃職以觀報政之期然

徵去苛解嬈務存大體宣酌民情敦厲風化寬大而輔之以嚴簡重而濟之以敏沉靜而廓之以明夙夜之誠勤勤懇懇盡吾治者要而去之不下堂而府政一新大率仁厚而不迫鎮靜而不擾雖邊鄙書警而民安其生徭役迭興而民忘其勞千里之内倏焉公賜熙熙愉愉不聞愁歎窮戚之聲而咸皆有發蒙蘇土之心焉故公之所為遠近數十郡視為準繩若貪泉而不仁傷教害民之事則畏公之知至惲而不敢啟者焉乎上口所謂以德服人者歟既二年父老恐公之遼朝也則相率抗章借留于朝廷天子美公之政且重違父老之請賜書嘉獎遂許之濱川之人既喜公之來樂公之化而襲公之久任也則又相與築堂于側舍繪先大師豫國公之像于其上而從以公之伯仲與其子為朝夕之瞻仰取東漢荀陳故事榜曰德星鄉今彭賓求紀諸石且謂某登公之門受公之教為久且深者某不獲辭然切嘗聞太師公昔為閩江郡推有陰德遺愛民為立祠蔡亭迄今不

絶。上皇朝淵聖將就傳太宗時通守熙河欽言宜選擇正人
為輔弼之官上皇謂公徑貳一州而心存社稷忠節勸對便殿
太師又奏言創業非難而守成為難多難不足畏而治安為可
畏公外平日以宜思患豫防以保守祖宗基業上皇嘉納其對
目擢其亮直忠信遂擢居郎省方有意大用而太師遽以疾不
起其有論之曰先太師以一世豪英位不稱德用不盡才而義
方肅穆當出乎倫則於荀季和陳仲弓父子若相先後若至於
履道激忠好于一門人預政機出使絕域斷大事於雍容譚笑
之間孚信義於驕恣貪殘之虜志節凛凛可以貫白日而儷秋
霜雖尚與陳方之徧矣是知操守堅正而忠義有餘功德兼隆
而福祿未艾非公之伯仲其孰能當之昔黄霸守穎川治為天
下第一及居丞相而功名少損裴度在朝威望德業比郭汾陽
而晚節有祁苟之譏公遇事三朝周旋二紀方權臣用事介然
無所附麗在掖垣瑣闥最久封駁糾正殆無虚日士大夫特公

議尚名節者獨何公以為直而無憨直醜正者聞公名亦斂衽變色不敢少有評議嘗請公補上皇對近臣講讀官指言公乖剛鯁誠可為士林師表明日語扶殿對宰執謂公特立守義不苟合觀之以十五年之久而靖共如一日然不允其請初迁八座侍從侍從胥慶于朝而遂被之士相賀于兩學二十年輩肯藉考廷試門生徧天下所稱譽及與自代者至同時六七人為輔弼大臣侍從亦居顯要者前後不可勝數年始強仕制詞已稱為元老舊德而公謙抑愈高恂恂似不能言既與外服閫望愈隆雖西人欲其留而東人欲其歸天子方倚老成佐理中興則豈公清淨之化行復歸之朝廷矣其故推公之用心與蜀民之所以愛公之意出於至誠不能自已者書以為記而併及于此又以慰蜀人於異時之去思云紹興二年三月十日迪功郎劍南東川節度推官楊某記

耦耕堂記　　曲肱先生

從兄季和爲隱居於饒州安仁縣雲蓋山下其落成也其兄遵在
永嘉季和以書來云吾向欲爲堂而以耦耕名之屬吾弟爲記
吾弟以謂堂未甚規模風物未狀未可記今堂則成矣吾固不
嘗爲陶也腰鎌而得瓦未嘗斲削也掮樸而得柱高不踰尋虛
而靚深吾甚安之吾親與吾妻爲子皆安之吾隱矣與世疎矣
將植杼千章五竹萬個撫柯而休班荊而坐衣也吾妻可以當
機食也吾方可以當程水吾汲溪之清新吾拾樹之遺生計足
矣大凡井雖幽遐茂林邃邈焉致力少時而償心晚歲吾向者從
舉子較一日工拙欲以求官甚癡而極愚惜乎功名之心遲吾
十年然見大顧宅二三年而牢未云暮也兄爲堂無長物獨欲吾
弟數語着堂中堂不空矣兼寄季和見命之意則爲書以報曰
從昔以來山林之勢與朝廷相權有道之士居山林則山林益
尊而朝廷畏之唐虞之際君臣攢然思野之有遺賢啇說肯擧
不出則操樂執耒耜出則穿相勳之矣周武王時首陽山有二

士王甚愧之後世爲分謗而解紛者幾人劉季嵩馬孝儒而且臨壯士晚而結貞之徒出而與之宋適龐德公與妻躬耕諸葛孔明何如人獨拜之床下豈勢屈而智不作名實既定之矣昔吾夫子在齊宋魯衛之郊意小不稱則脫然去之如傳舍至於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皆下車式之遣弟子問焉而殷勤或得其一言則反復其所以然之故何夫子分庭抗禮於國君而不能忘情於數子其出處之意可以見矣兄今自處於沮溺之間悟世而順情逃名而得實者也世人由布衣爲官至爵執珪操外壁進退舉手而至者百一不幸而否焉者皆是也有道之士進不偶用不利一日退即山林遂與朝廷相權其得失重輕爲何如吾兄操持趣向無愧古人抱器業而未售其隱也可以求其志矣雖然不能無責焉躬耕歷山農人遜畔何居曰耕非舜事以救敗也鄰淡之上僊品之西其人崇而脫禮固而少文皆豪猾而安佚流倡有暇客類色詞之間能取其人而歸之於君

子則不無補於風教子以是作書報李和因縉而文之以爲記
建炎己酉暮春正月戊子弟記

## 景濬淵學易堂記

縉雲先生

景濬淵以經術教授東川由其門者爲學皆知本根有依據一日以書抵巴郡馮時行曰余晚學易蓋嘗求而得之其洪範皇極之言乎皇極建而五福應否則六極也易之六爻惟二五得吉常多餘爻凶悔吝應之中不中之效皦然於書中余自以爲得也沒然一夔結廬武信與易起卧其中榜其堂曰學易子其爲我識斯堂余之得誠得也賛之其未至也發之吾之心將予之言是微天中者天下之大本濬淵以中求易是矣然非中之難用中者之難何也中無定體曰天地之大至於圭撮毫髮之微中皆寓焉求中於尺寸中矣易之於尋丈則尺寸之中已畔於尋丈求中於尋丈中矣易之於一畝之間則尋丈之中已畔於一畝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惟

學至於權然後可以用中物之不齊而中皆適焉故愚嘗讀詩
書禮春秋聖人之經書易聖人之權書也約天地變化之至權
以權乎人若比衡一定而權之變化無窮衡有權然後權任重
輕而得其平道有權然後道適變化而得其中故曰其爲道屢
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
所適聖人用此以用中於民而易之道有以被生靈宰萬物亘
古今而不匱故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守見於爻象用中
者隱於爻象之表嘗試與賢卿讀爻象去言一曰二曰以其身出
與世故靡一不當則是非毀譽紛然而起當是時所以處其當
者非真易也邪以是求易則二五中之位非中也中在我而已
亦猶五爲皇極之位是極否非五也得是以揆爻象之變則爻
象不滿於微旨事爲輒貫於精義矣賢卿曰不然願復之審其
然也請書之學易堂之南梁以爲記

## 史氏友賢堂記

編脩趙公

父師嚴而難于弟與之友暱而親人樂之臨父師問而後言猶
恐詿誤出門得友然相悅非彼難而此易情勢然也故孟子不
可與友欽朋友之道一勉肆蘭室醴甘水淡氣類各有合一不
慎焉嗇觴竊笑余人小人之歸見者去如避穽孔子曰無友不
如己者又論三友三樂損益之戒特申之曰樂多賢友世無世
之深旨也紹興壬戌夏五月余歸自廣嘉羅自之馬氏頗愛大
瑕之下松竹陰翳清泉飛溢因杖策幽討訪合江友生史平孺
之居平孺延入南堂其子有[illegible]壽持杖而立吾二人岸巾揮塵
莫論於心顧瞻歷聞圖畫則有唐宋動臣遺像余嘗詳之以手加
額曰推此諸人彷今坐不定平孺曰山間寓偶寫此烈之真狂
香面之俾兒曹依像而師法也余曰何師之多願師宣父而友
諸人之賢乎昔萬章問友孟子舉三不挾鄉而示之且以一鄉
一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迺復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蓋
為其可不可以極尚友之道也乎耳聞目識鄉人足友矣貪而

至一國又貪而至天下猶云此生之耳九原可作必欲稽詩書論其是非而去取之彼古人也猶有所去取取其賢而避不賢故也今欲謀則友元齡欲斷則友如晦欲諫者友鄭公欲任重友梁公李杜韓柳明並日月欲友其賢要當全其所至之域然後有所去取可也皇朝御極輔佐賢哉龍見一時風采照映矣夏殷指所推屬韓歐范蘇則容色過厲若太山喬嶽俳佪其下使人思慮无邪最後一癯仙重眉峻目紫色而長髯粹然其容汪然其量腹中貯著古今治亂平生備嘗險阻艱難殺數不語始古鑑而壁昏也蓋貴哉炳靈蜀生斯人自斯人出相如子雲揖而兄事之此何人哉歌白墓頭之秋月明風細心契神交於此一水鳥飛老僊其存乎其亡乎其與化為友乎其尚可向為友乎友當以是爲監乎孫再拜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如有所立卓爾吾不其所從矣明年八月日追其言書以寄之俾刻諸石

莊州右院燕公堂記　石月先生

皇帝哀矜庶獄屢下手詔以戒郡邑諸獄吏丁寧惻怛剴毅行
哉四方臣吏仰承睿訓彌自儆逸於庶獄尤盡心焉茨於泉州
素號繁劇予初至之日累囚纍纍數百人今年与充物大辟居半于
甚憂之太守韓公咨精吏治仰體上意獄必以情于春教令大
克觀省事敢怠惟其勤弗敢私惟其法弗敢易惟其察至于再
至于三獄勿行吏姦盡洗迨歲終獄用空越今年五六月
九月又告空焉父老稱曰前此未之有也廨之西偶舊有小堂
爲兩造之所自繫不完者修除之墻宇鉄環若完固之楹楣昏
黝者丹朦之前植佳木取其蔭也疏盆爲池注以清泉取其潔
也蒔以白蓮取其不染於污也堂既成無一可計名曰無訟昭其
實也客有過而問之曰夫無訟者聖王之事予無乃不知量乎予
曰不然比年天府獄空史不絕書未聞郡邑以獄空上聞者予以
廣德意辟如此皆聖化所致而一郡盛事也耕今雖今或有至焉
盱者亭不使有寃雖有訟猶無訟爾是名也豈爲過乎若乃洗垢

索瘢求罪律外迎合上官之風指以濟其喜怒之私又非予所知也客唯唯而退予遂錄諸壁政和三年十月日鄱陽余某記

思無邪堂記　西山先生

予買田西山下于三十畝有李五百本皆離列相向意昔之有思致如種桃種杏之高人逸士嘗居之因築堂其間適花時取酒飲客誦昌黎先生領張徹投盧仝詠李之平章以思無邪名之昌黎於花艷特喜李數有妙語賞之曰一生思慮無由邪則非騷人輩玩好草木者所知獨眉山先生著思無邪銘得其言矣必光采絢麗足以發之可貴也此予名堂之意或有為伊川一家之學者雖文授真訣有異法亦斥為思之病故其君子多不而少王世頗以為惑予安得從二先生辨之年月日伊川邵博忠孝父記

三江逍遙堂記　吳嚴先生

雙流有堂曰三相其得名最久按諸史牒韋皋嚴武嘗長斯邑

[illegible]璞異後相則天中者所稱三相嗣立其一人也餘二人蓋莫知孰何或曰嗣立父思謙兄承慶仕皆歷鳳閣鸞臺邑人深德嗣立故并思謙承慶法其形貌因集其門風而號以三相它茲不嘗聞此或曰屬象故止一人好事者強增益之俾登三數不知嗣立為相實三拜三已所稱三相即嗣立也得謙承慶無預焉余謂思謙承慶雖無預并存之豈過於友若論斯邑要當以嗣立為主且究其本末嗣立蓋長於治民相國殆無足言自脩改廣都曰雙流故今踰五百歲佩銅章結墨綬者紛不可記而嗣立獨著能名入踐臺閣以平章事檢校汴魏兩州不嫌遠外充十八人請行鄉益流洛而巡察使猶表其清白可陟之狀所長果在此一不在彼當時最課訴非苟相諛說必有當民心可傳錄者惜哉余未之聞也嗣立既能得民其好尚復與流俗小異雖居廊廟每自託於山林孝和嘗幸其居即詔嗣立襲逍遥公復故封復者嗣立之族人在宇文周時志節尤高嗣立要非負文

封然宗嗣立曾懷本趣似不以紛華盛麗為說者頗尹能爭自
絕於匪人與楊宗崔趙同執國柄豈必真知方外之樂抑亦苦
於汙濊始記此強自洗濯乎故余於嗣立猶有取焉嗣立去鞏
流既五百歲而余實來邑之頹殘缺固非當時比余又遲頓
迂闊不堪世用拊存凋瘵惟恐傷之得免斯堊而何敢望嗣立
之最課若山林則余所固有也嗣立又烏得以權勢而兼取之
乃即堂之南更啓窗戶采嗣立故封而命以逍遙齋舒窒隙猶
得其間居幾不失余之初心且為斯邑故事云

晉州起文堂記　　賓山先生

書於其牘燦然以為華是以謂之文者甚觀古聖賢之有作於
斯世煥乎其有文章者哉禹之謨皐陶之謨益稷之篇伊尹以
告太甲傅說以告高宗者君子頗不獨以文稱焉而巫咸甘盤
閎夭泰顛之徒又無一言以傳諸其人豈其不足於文歟戰國
之時始以著書為貴學士各大肆於文高者為虛無下者為縱橫

則凶于其國害于其徒而天下後世祖其說益巧其為虛無者
不謂虛無而曰黃帝吾師也為縱橫者不謂縱橫而亦曰舜
吾師也於是有行不顧言色厲而內荏者皆得盖不可以文論古
聖賢人夫以文論古聖賢人其猶論嬀汭塗山有娀有邰姜嫄
任姒以色則未善妲己褒姒亦在可論也傳曰有德者必有言
吾之尚德則其於言也兼之矣鄭晁其來守通義茹芝洛邵傳
為刺史時所作起文堂者堂上有刻銘謂故翰林學士蘇公軾
實甚郡人能起三代之文故予不知觀蘇公之文止於其榮
然書於其牘者耶誠如是則國朝斯文之盛豈一蘇公而已乎
盡不若諸古聖賢人以論蘇公則歐陽文忠公之所成就者五
十年之言不若王荊公咸發於前而陳扶風切瑳於後粹然始
有得於五十年之外而遂及乎三代然不果施於用乃去中國
以厲幽嵝而航渤澥其文之所發徒以為經奇宏偉說於耳目
則其文爲可恨也今之人之喜以文論蘇公者大雅之士斯傷

焉因為推廣所刻銘之意使聞之者有感而三代之文其果可復起也

萬壑堂記　　觀堂先生

仕於郡國由賓佐而吏守藏吏丞有守守而去之必稽覈而不從罰且隨之才者以故自強趨職不才者亦或強勉以求免其至甚不肖乃始漫漶沓能忍銀於刑書故人以為吏道之難如此也官惟斧斤出指以為處器彼亦會惡其自是不聞督責之命令告遣之辭以及之也士之樂因循而就弛放率以是自為幸焉此其責士居乎前而不憂而為幸嗚呼其亦不思也已今人於世一有所負假而償焉其責良已不幸不即償身積而暴歛之所畏必多故以為受責於人易受責於天實難人號可免也天不可号之或久而適覓之也天不遠近必取而後已望之不審而來居是泣官以來飲食必祝之曰邦之士誰欺勿怠用副上之仁吾士壯且服我於責數既不推輒又自恕為詒曰責

我其猶報之乞日於是夙夜所求至確竭汲濯孳孳不謾乎一[illegible]
寡㝢於世用補吾今日之過尚未知可不可也居既西其牖[illegible]
東嚮築三丈役工於屋之堂冠乎其上列二房以便出[illegible]
日徜徉甚思其中堂之陰眾山面之時倦置書倚檻望焉[illegible]
有萬壑千嵒之想快乎如禹得疏龍鳳攸放鼓翅而飛去也[illegible]
於是不獨求補吾過又有取乎樂矣夫過而不謝又重之[illegible]
不揚然驚爲彼其參之孫邪堅之不敢謹列其語堂上正冠[illegible]
時讀之以自警焉

堅白堂記　　方舟先生

君子必擇其所宜居如適然居之猶擇也猶則宜不宜有不暇
擇而惟其所適焉大凡人之奉其四體莫不唯有安佚便利與
夫鮮華甘美之擇以爲耳目鼻口之適一有不擇則爲非所宜
而有不適焉者則命之曰陋陋者不擇之病也故昔之君子出
則願爲九夷之居其勢也雖顏巷之陋不以爲憂者凡以竊出

之託所陋而取所宜者故能適適則不陋矣右以待士友雅遜
蜀不三月天子神聖哀憐其罪畀以成都學官是士友亦言語
以為喜而嗟蓋喜其至而嗟以非所宜也既到官即舍傳舍藏溢
之屋茸支撐摧剝以為居者方冬春交雪霰風雨之會屋之東
隅與伍草木唯梅竹二物如相視而嘻而相語以悲者方念所
以流轉棄擯以不即死得為此患者乃天也因思所以自適者
試酌酒梅竹間長言之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緇於是二物者相與契之曰吾之二物然以得全於歲晚寂
寞者以不知其名之害也今子以是與我而名焉我一而物眾
而我與物始為仇敵矣以一堅而受眾斃則堅者磷以一白而
受衆污則白者緇若於是復與舉酒以酹二物且聊以自適而為
求名者之戒年月日記

壽芝堂記　　子瞻先生

松閣僧撰吳邑鄭公子禮自閩南轉運副使就拜本路提點刑

嶽提刑暨司衡州門衡州子禮寓洛南寓家所在於是有芝產於
內寢一本九莖芝之色香備具子禮榮新堂未有名也客或考之
詩名之曰壽芝生五芝生五嶽得以和藥皆致神仙壽千歲予
禮今年七十有二康定而好德某奉使典州皆有績最詔用上
著詩則芝之生豈徒然哉予與子禮廣西湖南同官又有連也
既書其篇又為之記乾道丁亥十一月望歷陽張孝祥記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百四十

記

## 堂宇記十

### 晦齋記　　蒲恭敏公

嘉祐六年某既爲汙堂明年於署之西偏薙糞壤除惡木雜荊棘闢園以植樹疏池以養蓮傍泄之滑又爲齋以自居明牕淨扉澄澈虛爽波光日輝影射檐角嘉花美草卉蔭地碧左右景物皆有可愛予終日來此盤桓倘徉灑然自得不知身之窮是困挫而其心油油以樂夫貧賤而自晦也夫自昔處窮養晦非特一人方其沉湮下流蟠縮未振之際藏照匿光畜德隱耀不競擾不屑志不凌獵於聲名無它也自處者有所恃也伊尹晦於耕不知者以爲莘野之鄙夫也傅説晦於築不知者以爲商巖之窮人也太公晦於釣不知者以爲蟠溪之賤叟也爲伊尹者不以鄙夫動其心然後起而爲湯之阿衡爲傅説者不以窮

人耻其身然後起而爲高宗相爲太公者不以賤曳悼其跡然後起而爲文王師是豈屑屑於其心哉屠狗負販坐肆賣卜是皆人之所薄者昔人有家坊被辱安而爲之無憾焉何謂也人不之知我無自鬻衒也是所謂自勵者有所待也故愚以晦其智狂以晦其聖乎於斯人之徒學夫晦以求安勵夫晦以求明所以自養而有待其發矣噫志在天民乎非晦其心遠懷本朝乎非晦其用身晦而心愈明迹晦而用愈光此乎之所以終日無悶也以名斯齋孰曰不可邪嘉祐七年二月七日南陽浦某記

##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穎濱先生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爲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師冠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敬欽

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不幸而立於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已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於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至其所有鑱巉堙埋架室而葺之不期年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宮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屬予爲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默終日葉落根榮如枯木風止浪靜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意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

以辯見我既非見我以訥見我亦幾於妄有叩而應時止而止非辯非訥如如不動諸佛既然我亦如是

## 遺老齋記

潁濱先生

庚辰之冬予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修竹古柏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窗曲檻爲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予曰予潁濱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爲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仁太后臨朝擢爲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号爲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而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

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illegible]
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illegible]
之處遺老齋可也

## 盡心齋記　陳學士述古

夫人之所以配兩儀而神万物者以智耳雖三才之[illegible]以擴而充之一也天地積形氣而覆載無疆聖人[illegible]四方能以心術盡於是其智與天地參乎何謂盡心之[illegible]明爲智曰始吾之生昭然而有爲者是智也智則心[illegible]仁義禮智皆其寸也形口鼻耳目其居宅由户也欲動乎内情也物𨭉乎外僞也智之不充情與僞交來而無窮則四端不能勝五官不能治而枯士之以衆人之心裏也聖人則不然充乎四端治乎五官清明流通旁燭萬物情也僞也無所感乎其心其次則不能無感於心也擇善賢人也何謂心擇曰生於其心害之所欲爲之者見性也善也一而公者也吾從而推之生於其心

凡吾之不欲為之者是情與僞也惡也曲而私者也吾而拒
之推其所欲為而拒其所不欲為之者則仁義禮智四者之性
養而無害而中和之氣充矣其積於內也就其接於外也公然
後可以言教事而盡人物之理其靜也有以見天下之其動
也有以敵天下之神其進退暌合也有以極天下之變以事
乎天下以治乎人而其心和平此之謂盡心之術張子之為
嶽司獄也治齋室于𪔂事之西偏丐文於子曰有詩書子是有
刑獄于是吾得以盡心焉因欲揭而名之然禮之言盡心與孟
子之盡心有二說焉若性命則因所學也刑亦其職也二者爲
乎宜子告之曰君子務大不遺小能盡其性則天下之非事申
於是獄乎何有璹嶽從事之賢者既發而爲之言又作詩詠之

浩然齋記　谿堂先生

學聖人之道而不知孟子不善學聖人者也學孟子之道而不
知養氣之説不善學孟子者也士大夫平居燕閒望其容貌肅

然以正君不可亟以非義聽其論議高妙超然遠出乎塵垢之外觀其趣操淡然不以名利為懷視天下之事無足動其心者一日臨利害而懾事權貴而佞處富貴而驕不幸而貧且賤焉則悱惻失志悲歌自憐若天壤之間無所容其軀是何者不善養氣故也蓋善養氣然後不動心不動心然後見道明見道明然後坐見孟子於牆食見孟子於羹立則見其參於前者無非孟子也大梁趙彥脩生乎帝胄而好學如布衣年未三十而落筆如老成人語其志豈易量哉為安仁酒官名齋曰浩然以書走臨川求余文為記余雖未嘗即其人考其行事然觀其名齋之意則知善學孟子者也韓愈氏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彥脩可謂知其本矣余安得而不書某年某月日記

## 丁齋記

陳了翁

丁齋者台浦劉之居室也地廣一尋有半長二十有五尺四壁之外亦編民也唯良方門通出入之巷杻樣為樞析竹為瓦風

作則棟撓而瓦去雨至則蕭溢而水入合浦翁罪大當死聖主
察其敬恭不忍誅殛故得待盡此室謂室曰齋名齋曰了齋如
祭祀之齋肅心省罪不敢懈也了者終盡之意了以享上其事
既終屛迹聽命則其了亟而向右右者陰也於方為西於時為
秋揫者至此而斂焉動者至此而靜焉既斂且靜則趣乎奥矣
此合浦翁之所謂了也或問翁曰知了之士必了其心事終趣
息是當了耶翁曰道本無名謂之為了則既有名矣了本無形
見其屈伸則既有形矣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合浦翁能盡
此室享上之了在以聽命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或者又曰天地
覆載父母生育國恩深重兼此三者翁之了上有時而一報[illegible]
浦翁起立斂體仰面而太息曰遠乎哉問也太古無始之[illegible]
終了有古今乎了有終盡乎昔者以言為事事在而了者[illegible]
之語兆而未終右上之心晦而未白自其所兆黑可守[illegible]
有此雖能勿之[illegible]以一疏告神考在天之靈又書[illegible]

一老者自十有九年罷政之責心語兩頭沒血俱盡然後收視還聽焚棄筆硯損食卻藥任疾忘生惴惴而聽命焉合浦翁之事猶有未了耶或者吁而言曰如翁之言是將以形盡而爲了耳列禦寇曰世以生人爲行人則必以死人爲歸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夫死生者形之起滅行歸者物之往來於起滅往來之境而求所歸焉此禦寇鑿空之說吾所不取而子將以是爲了耶合浦翁默然而不答崇寧三年三月初五日記

靜勝齋記　　浮休居士

天下之事非一不靜則不能勝也故爲齋居于堂之東隅南者通道廿臨水若有車馬之往來市井之交易晨躁夜響怒歌哭言相繼而作于外而聞於其中如是者不以靜勝之則不能處也非惟所處之爲然也職亦有之夫法令繁多民犯者衆淺深重輕之際有所未明焉若豪釐則陷乎民於有罪生死見之於用捨擬形之於心俛而深思者不以靜勝之則不能審也非惟

所職之爲然也憂亦有之吾君吾相游嵓廊之下廟堂之上攬天下之萬務紛然有不勝之亜若則禮樂刑政安危治亂繫之于身將帥之士捴師旅之眾奉征伐之事疆場兩壘相持必有譎詐之謀陰謀之士以徃來疑巩於其間則千万人之性命寄之于一人居斯二者之際苟不以靜勝之則不能全也故因其所居及其所職因其所職及其所居自一室而及天下故曰天下之事非一不靜則不能勝此齋有春林脩竹之榮夏含沂涸漣漪禽魚蒲荷之盛可以悅目經史山積圖書左右琴瑟詠歌消遙永日可以樂心居雖不寬裕如也然所謂靜者其在於地乎在於人乎在於端居默坐終日無事而已乎由是言之不在乎地不在乎人而在乎心也

尚友齋記　　　西壖先生

伐木之序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信哉是言蓋其詩以爲鳥之嚶嚶鳴而求友聲自其出於幽谷遷于喬木未

始不然則人之出處貧賤富貴未有不由良友之助切磋琢磨以成其事故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有天下國家而至于伐木者也耶無以易此也雖然聖人於其徒常戒以無友不如己者則士之所與友固不可以不擇近則求之邦閭四方遠則求之詩書傳古稽其言行合其作止然後其人可得而並故孟子有鄉國天下之善士其所與友皆以其類至於友天下之善士以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是為尚友之說昔堯能學于貳室與舜迭為賓主而子思於繆公曰古之人不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夫惟不知方恥之為尊而不知卑帶之為賤夫無四方遠邇之世推其人之為求然後為合古人之意則尚友之義不亦大乎溫陵陳君遂家富而篤義好學而力行吾得與一二事頗不類世俗所為者如郡縣之學有廢而不修道路橋梁有壞而不通必先出財以助公府之費而不必於因果之說然歲無所干於府縣學之人見必惠然讀書之勤手不輟

卷其舍前數步有別館軒宇明潔前有池榭之觀中堂設圖史環榻以與朋友共食士之篤實力學而無以自資者悉就焉所承食飲寒暑裘褐油膏紙筆之費皆出於遠之力盡以為常而不計年歲矣以一布衣居閭里能如是使其身大富貴為如何哉君遠實善士矣而溫陵大國君遂之好友如是固嘗自一國之善士而友天下之善士與之朝夕論古人之詩書楷行趣而將作止則其所到又可涯量乎故是齋積以義名而來求予記易之以尚友云年月日福清鄭俠記

求仁齋記

龜山先生

元祐戊辰秋七月予至自京師友人黃君過予問勞苦之暇因謂予曰吾於縣北墉之隅西山之趾得廢址焉薙草斥石闢地為屋舍有講誦之堂燕休寢息之廬賓客之位無一不完將聚族親子弟教之雖鄉人願至者不拒也子盍為我名之書其義以告居數日予相與升臨之其地高明亢爽下臨康莊之衢負

城西南諸峯首星盤廣聯亘十餘里皆隱然得之几席之上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壒之表此真學者之所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曰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册車不通縉紳先生與一時懷德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士之欲為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觀覩游談戲謔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訾至悖義踰禮而不恤雖其材異羣間時有之亦不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爲章句之儒釣聲利而已一日衒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剽剟取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嘗六七此與廛夫販婦積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進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于隨剛不僨于慾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頹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為事是真有志者哉然予嘗謂古之學者求仁而已矣傳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矣術謭淺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求仁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哉然而猶曰罕言者不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是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盡矣未之嘗言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仁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誠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雪齋記　　淮海先生

雪齋者杭州法惠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此軒汲水以為池累石以為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為事雖類兒嬉而意趣甚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為名曰雪齋而去後四年公為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篆其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寫

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是則以為
恨焉杭州大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擅湖山竹林之勝其
俗之巧善質樸而尚美麗且事佛為最勤故佛之宮室其布於
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賞休之地至不可勝數然獨不至
雪齋則人以為恨何也蓋公之才高於天下所其禪餘以為辭
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玩之使人超然有遐舉遠擢之
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
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則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
者哉以為恨焉宜矣昔吾子約得蕭蘭于雲飛自太華書蕭蘭字持歸
東洛遂顯所貴序為蕭閒齋余謂後之君子獨有聞雪齋之風不
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為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泊然
蘭澀之也蓋能作雪齋從大史游則不問可知其為人元豐三
年四月十五日記

元符三年洛陽敬夫公通守南陽治書室於廳事之東而名之曰愚叟而屬某為之記某言於公曰愚有等級公將安處也有顏子之愚有高柴之愚有甯武子之愚揚子以晁錯為愚柳子厚自以為愚顏子之愚老子所謂盛德若愚者也高柴之愚中庸所謂不及者也甯武子之愚則詩所謂亦維斯戾者也晁錯之愚則古所謂古之直者也若夫柳子厚之愚則事載方冊有不可誣者文章學術為百代所宗自唐以來論當世大儒則必稱韓柳而自以為愚可乎然正元之黨婦人女子皆知其必敗而柳子獨不悟也謂之不愚可乎是數子者其愚固有等級公將安處也以為高柴之愚則才非不及於道以為甯武子之愚則生非不逢於時以為晁錯之愚則无吳楚之變以為柳子厚之愚則无叔文之事其將處公以顏子之愚則公豈有意乎公平生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既已自得於心矣推其緒餘以教諸子皆卓然有立其長子大壽以文學知名於時而公猶以愚自處此真

有意於所謂盛德者歟傳曰聖賢之人亦賴之徒今何許焉請以是為記

## 周如愚殖齋記

龍溪先生

余少時喜多隴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苗之芃芃者若孺子之起而立也其再過焉稼之嶷然者若成人之意而欲進也其三過焉稼之肅肅然者若壯夫之材而欲試也於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曰宜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曰吾於此致力焉進乎天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未嘗食頃忘田而嬉於孺子也懼其小日再視焉於成人也懼其汩日三視焉於壯夫也懼其搖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過也能腐之暘之過也能槁之吾而節之以畎澮之盈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潦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糞壅之深淺於是乎有根莠之傷蟊賊之伐吾亟謹然防之甚於盜賊之探伐入吾室也故吾嘗得歲焉良農之耕其獲三勤也常農之耕

其穫半忘也吾力田于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禾飢火旱之憂汪子聞而歎曰善哉吾聞力田而得學者日新之道焉閔子騫曰學殖也豈欺余哉長城周如愚嘗使歷於其居之旁而求名於予蓋有志於學者故余篆其楣曰殖齋而并書其說以告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四十一